



“行走烟台”是本报针对烟台(含各县市区)本土文化、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如果你生活在烟台,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或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地址、联系电话,稿件一经采用,稿费从优。  
新闻热线:18653588630 投稿邮箱:qwbmxxs@vip.163.com 投稿地址: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 收 邮编:264003

## 丹桂小吃系列之八

# 北融麻花南和炸糕



安家正

自从传教士把半斤美国大花生交给了蓬莱的教徒播种之后,胶东这块最适宜大花生生长的热土就找到了发展经济作物的契机。牟平、文登成为大花生的主要产地,芝罘的油脂工业迅速崛起,罗锅桥以西,油坊接踵,烟台以大成棧王家为龙头的连锁企业成为市里的支柱产业。丹桂有了新的叫卖声,“麻糖、麻花、油炸糕——”,小吃群涌起“炸”系列。腊月二十

八,家家都油炸,炸丸子、炸花鱼、炸豆腐,户户飘着四香,小吃摊上炸的品种琳琅满目。麻花和炸糕,只是其中的代表。

这两个代表充分凝铸了烟台地域文化的兼容性。可说是北融麻花、南和炸糕,真的是海纳百川,才成其丹桂小吃之大户。

天津十八街的麻花远近驰名,构成了“小楼文化”的特色食品。烟台的文化形态,也是小楼文化,昔日的烟台街,楼房不多,二马路上只有东福里一幢,

大马路上多,也仅有二层楼。华北首富,爱国企业家刘子山在青岛盖了五节楼作为东莱银行的总部,成为青岛的地标,可在他故乡——掖县湾头扩建故居规模很大,成为今日的莱州三中,却不敢建二层以上的小楼。烟台的地域文化因子决定了不会像上海有高楼大厦的气派,小吃也不会如肯德基、麦当劳。非常实惠,结实实的麻花就相对脾味。

烟台人并不尚甜,上海客(大商号的驻沪代表)从阳澄湖畔带来了大闸蟹,蟹脚都沾满了糖浸糯米,但是却推广不开,也带回来新街口的芙蓉馍片,然而老太太嫌太甜腻了。唯有城隍庙的油炸糕,外焦里嫩,且价格便宜,很快就受到了广大市民的热切追捧,以致很快就成了丹桂小吃群中的当家品种。

油炸糕皮是南方才有的糯米粉制成,加热熟食反而不粘,中间包着各种馅料,有白糖、果仁、瓜籽,甚至还有花生。量都不多,却各具风味,令人百食不厌。丹桂的油炸糕铺,有家姓梅

的做糖球,也把糖球的技巧放进了炸糕,那甜却没有酸味,只是一味地甜而不腻。

炸入了小吃系列,丹桂小吃就出现了无所不炸的新气象。首先就是炸鱼,形状扁的扁口鱼,牛舌头之类,当然可以连刺儿都炸得焦脆;不那么扁的如马步鱼,也可以拍平去刺,炸成鱼片;至于鲛鱼之类也不放片成肉段,炸成鱼条鱼块,更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吃。即使沤肥可惜,上桌难看的小杂鱼,丹桂师傅也可以一炸而成佳肴,确实物美价廉。小海物也不妨以炸处理之,炸蛎黄在上席之外,也是名小吃,佐餐上品,更有炸花生米和炸地瓜干。

炸花生米选颗粒饱满入锅,捞出之后撒上点细细的盐沫儿,稍稍凉过,酥脆,是简便而可口的酒肴,更是孩子们喜欢的零食。

炸薯片绝对是丹桂名小吃,遍地都有的鲜地瓜洗净,切得薄如纸,入锅即变色,香甜兼备,百食不厌,烟台孩童可说是人手一包,很便宜,不过一枚铜子。

## 促织的吟唱



梁辰

不经意间,天气越来越凉了。睡到半夜,偶尔会被一阵凉意唤醒,不由得把身子蜷缩起来。窗外,传来几声清脆的虫鸣。

促织身体是浅灰色的,腹部近乎全白。关于促织,我儿时还听姥姥讲过一个故事。说是古代一个心肠歹毒的寡妇,嫉妒儿子跟媳妇的恩爱,为了拆散他们,她命令儿媳妇在三天之内必须织出三丈三尺布,否则,就要儿子休掉儿媳。为了维护自己生命一样重要的婚姻,儿媳不吃不睡拼出性命织布,一天,两天……到了第三天下半夜,又困又饿的媳妇终于顶不住了,就在几乎要昏睡过去的时候,窗外忽然响起来蟋蟀的叫声。一声接一声,像阵阵警钟敲响媳妇麻木的意识;她重新清醒过来,一干到天亮。当她终于抱着三丈三尺的布匹,摇摇晃晃走出房门的时候,才看到她相公蹲在窗外睡着了,他的手里抱着一个大大的竹笼,里面用纱布盖住几只蟋蟀。

从此为了纪念这一对恩爱夫妻的坚强不屈,人们把这些警醒人们的小虫子叫作促织。

记得小时候,每年的秋天妈妈从来都是把水瓢挂在墙上的,如果搁在锅台或者饭桌上,就会被夜晚的促织啃得坑坑洼洼。那时候,夜里到处都是促织的吟唱,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此起彼伏的吟唱仿佛是一场浪漫的歌会,它们各自展示着自己的风采。那时候,每天傍晚,我们都会去附近的坟地里玩。那些坟地长满各式各样的草木野花,草丛里出没着各种各样的昆虫、小动物,印象最深的是一种小知了,只有豆粒大,有很好的保护色,我们叫它“草知了”。它的叫声像若隐若现的微风,也像窸窸窣窣的耳语;只是,它唱歌总是太投入了,等人们把它捂住,才想起要挣扎着飞走,可惜已经晚了。

天底下有几千种能发声的昆虫,不同的翅膀摩擦出千奇百怪的声音。生旦净末丑,可谓风格各异。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一样的,那就是能唱歌的都是雄性的昆虫,它们用自己最真切的声音,吸引雌性的青睐,或者说,昆虫的鸣叫都是一首首缠绵悱恻的情歌,是爱情的小夜曲,与它们短暂的生命旅程相比,它们不是用翅膀唱歌,而是用心唱歌,它们是在用短暂的生命唱着世上最华彩的乐章,是天底下最壮美的绝唱。

我觉得最能打动人心的还是长长夜里秋虫的吟唱,它就在我的耳边,它能唤起儿时许多美好的记忆。我想起摇曳的油灯下母亲赶制冬衣的身影,想起祖父叨着旱烟锅给我们讲故事的手势,想起黄昏时去树林边捉蜻蜓的那种冒险的心情,想起夜晚追逐萤火虫闯进果园的刺激……每一声虫儿的歌吟都是一个闪闪的情景,小小虫儿,它有说不完的故事。

## 胶东饭桌上的“五”和“十”

张伦森

到胶东地区的外地人会在日常的交流中了解一些饭桌上约定俗成的忌讳,那就是数字“五”和“十”。细心的你也许会发现,吃饭的时候,是绝对不会五个盘子放在桌子上的(当然也会尽量避免有十个盘子的情形发生),同时盘中食物若是以个数算的话不会有五或者十个。这是为什么呢?多数当地人的解释会使你一头雾水。

很多人会给你说“这是当地的禁忌习俗”,这听起来没有一点说服力。其实这个问题可以深究一下,也许会找到它的渊源。忌讳数字“五”是很好解释的,这个数字是单数,按照传统习俗单数一般会用于祭祀,即多用于祭奠逝去的人所用。在传统礼仪中,讲求成双成对、好事成双,招待用餐也寄托着主人对客人的良好祝愿。因此,不单单是数字“5”,几乎所有的单数都是饭桌上所忌讳的。

数字“十”的忌讳,倒是有些难考究。笔者认为,这也跟我国的传统文化有关。据民族学推断,人类早期只认识二,之后认识三和五,然后终于认识十。我们的祖先把十视作盈数,到了十好像就满了,完了似的。《易·系辞》中有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至十而止,是数满于十也。”这样可以推断,“十”看做止数、圆满数,而在现实社

会中人由于有各种各样的欲望,活着是不会出现处处满意、圆满无缺的时候。因此,在饭桌上用“十”意味着是对客人的一种潜在的诅咒,所以自然而然就会成为忌讳。

当然,过去的许多东西都是迷信,我们大可不必理会,但当传统的习俗人人都去传承的时候就会形成约定俗成的礼仪。进一步想各种各样的招待忌讳不正反映出胶东人民热情待客、心地善良的一面么?

## 想起童年的儿歌

刘吉训

在家乡海阳,常常大人将孩子拢在膝间,捉住孩子的两只小手,食指对着食指,嘴里唱道:“鸡斗斗,吃鸡肉,不吃不吃飞了,一飞飞到鼻子里。”于是,大人抓住孩子的小手指向鼻子“一飞飞到眼睛里”,又指向眼睛,用这种方法教孩子认识自己的五官。唱过几遍后,大人就会问:“宝宝,鼻子在哪呀?”小

家伙往往一脸傻气,在脸上乱指一通,大人也不气恼,用嗔怪的眼神一一指正。

现在重温一遍这样的儿歌仍能感受到那份亲切和童真。回想一下,当时,听过的儿歌好像还有很多,最经典的如“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一见哈哈笑,连声夸我好宝宝。”还有“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姐姐让我歌,我不歌,我要回家学打铁。”记忆最深的是

“小耗子,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叫奶奶,抱下来。”这首“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好像是根据外国歌曲改编的,但一样脍炙人口,流传甚广。这些古朴的儿歌,在一代又一代妈妈或奶奶、姥姥柔情似水的吟唱中,孩子们一天天长大。

民俗的儿歌里常常蕴含着一种古老的智慧,它既锻炼孩

子的基本认知能力,又在潜移默化中惠赐孩子做人处事的一些道德规范。儿歌是教子的好教材,它口口相传,代代不衰。它让一代代孩子的童年浸染儿歌的芬芳和悠扬。

没有游戏的童年是乏味无趣的,没有儿歌的童年也是单调而枯燥的。愿儿歌这源自乡村的清流能一脉相传,涓涓不息,惠泽更多的孩子——无论他住在乡下还是生活在城市里。

## 赞颂“大包干”责任制的那些民谣

蔡同伟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国广大农村陆续推行了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简称“大包干”)。这一伟大的历史变革,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广大农民从此迈上了脱贫致富的康庄大道。于是,赞颂三中全会、“大包干”责任制的歌谣应

运而生。现辑录几首当年流传的歌谣,与大家共同回忆改革开放之初那段不平常的岁月。

端掉“大锅饭”,懒汉变勤汉;实行“大包干”,粮油大增产。

实行责任制,时间属自己;干好地里活,不误其它事。

责任到了田,心儿苗上悬;责任到了户,家家有干部;责任到了人,干劲添十分。

新政策是根“金缰绳”,拴

来“科技驹”进山乡,“贫困魔”吓得仓惶逃,“富裕神”笑坐炕头上。

三中全会似春风,吹得人心暖融融,吹得大地气象新,吹得日子火样红。

责任制,是神水,浇得农家日子肥,浇得笑声甜又亮,浇得乡村面貌美。

责任制,是个宝,用到哪里哪里好,乡村三年大变样,广大社员乐陶陶。

联产到户赛良药,滑人懒病医治好,人添干劲地增产,干部欢喜社员笑。

实行“大包干”,粮油大增产,踏上致富路,干群喜开颜。

联产到了户,社员干劲足;脱贫致了富,个个腰杆粗。

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土地承包到户,连着骨头牵着筋,从今不吃大锅饭,日子赛好在个人。